

博物馆承载文化、社会记忆的时空限制

——以博物馆讲解中的社会记忆传播研究为切入点

姚皓杰、陈锦航、李爱萍

摘要：传统与现代文化互动的具体表现就是博物馆对于文化和社会记忆的影响，本文在博物馆与社会记忆关系背景下，研究了博物馆怎样塑造和建构了社会记忆，区分了主客观社会记忆；在理解博物馆承载社会记忆是有时空限制、它受制于群体身份、近现代时间范围，博物馆的展陈要转变为社会记忆一方面要遵循社会记忆的时空、感情、情境限制，此外还要注意其中展陈的手段能否引起观众的讨论、共感，除此之外，在讲解过程中与观众的互动也是形成社会记忆的重要手段，在讲解中讲故事则是一个具体手段。

关键字：讲解、互动、讲故事、个体记忆、社会记忆

能够蕴含人类文明的古代遗物、现代的展陈手段方式、从今天去审视过去、理解过去，能够进行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互动之处正是博物馆。这就涉及到一个议题，博物馆与社会记忆的关系，传统与现代文化互动的具体表现就是博物馆对于文化和社会记忆的影响，传统与现代交汇肯定是有边界的，只有博物馆能够塑造改变人们的社会记忆才是作为传统与现代交汇之处的博物馆之生命力的体现、传统与现代交汇也肯定是有边界。

一、文献述评

1.国内关于博物馆与记忆研究

不少研究都认识到了博物馆是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城市博物馆通过收藏实物、建立社区博物馆和遗址博物馆的方式来留存城市记忆^[1]；博物馆作为一座城市历史记忆的收藏者和维系者，在历史街区的保护和更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还承担了民族文化遗产、推动城市文化发展的功能^[3]。不少博物馆也改变展陈方式在展陈中采取一些策略^[4]、开发能够承载城市记忆的博物馆纪念品^[5]、运用信息技术^[6]，来彰显城市记忆。但是上面一类研究都过于浅显，已有研究者运用记忆理论，研究了参观者如何建构城市记忆的解码、编码过程^[7]，但是该研究并未探讨个体城市记忆如何上升为社会城市记忆。

2.国外关于博物馆与记忆研究

国外关于博物馆与记忆的研究这要三个类型和特点：首先是在博物馆与记忆的实证研究，采用心理学与社会学关于记忆量表与问卷，通过在博物馆内收集资料，展开记忆的相关研究，如老年和儿童群体更容易受到博物馆展览内容影响，进而记忆认同发生改变^[8]；在艺术对博物馆的研究中，对比了观看艺术展览与在实验室通过计算机模拟欣赏

方式造成的记忆差异，发现艺术的经验依赖于组织环境中存在的资源^[9]。

其次是涉及苦难记忆与博物馆的相关研究较多，如对柬埔寨红色高棉 1 号博物馆^[10]、智利的记忆和人权博物馆中表现出的道德排斥和道德包容的冲突^[11]；创伤冲突后社会对于哪些过去的痕迹应该保留以及以何种方式在博物馆中进行精确选择的^[12]。

最后是博物馆中对于社会记忆的反思研究，博物馆，纪念馆和其他历史古迹是建立集体记忆和民族认同的重要场所^[13]。传统西方博物馆呈现社会记忆是有局限的，如对怀俄明州科迪的布法罗比尔博物馆和开普敦的第 6 区博物馆进行的相关研究中，揭示了其中的男性气质和白人的刻板形象与西方中心主义^[14]；博物馆所展览的国家历史和个人记忆往往不一致，当公众成员发现他们对过去的记忆或他们对博物馆体验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时，就会发生一种“扭曲^[15]”；面对这些批判，一些博物馆也进行了转变，新博物馆的主要特点是，它们设计了戏剧性的展陈表达，以唤起游客的情绪反应^[16]；使他们感同身受，并与个体受害者和受害者，或与他们自己的同时代远方群体拉近记忆认同距离^[17]。

上述研究特点与西方博物馆在今天的社会地位背景有关，过去，博物馆通常被视为致力于保护有价值物品和公众教育的机构，随着多元文化、政治文化身份、历史记忆等议题涌入博物馆^[18]，西方博物馆成为了一个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战场或兜售记忆叙事的市場^[19]，博物馆和纪念馆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20]，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为了回应现代博物馆遭受到的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西方博物馆化在展陈上进行了重新表达和重新定位。

二、传统与现代交汇之处社会记忆

纵观国内外研究，发现相比国外研究，国内关于博物馆与记忆的研究还是有明显的差距，似乎所有的国内研究都没有文献综述，研究比较粗浅，缺乏实证研究，或以某一个博物馆为案例进行说明，没有研究推进性，只是浅显的涉及到了博物馆对于城市记忆的意义和评论，博物馆展陈的遗物仅仅是信息的承载者，如何能让信息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是需要宣传、需要从信息转化为个体记忆，进而上升为具有社会属性的城市意义，国内的研究则想当然的默认有了博物馆关于城市的展陈就会有城市记忆，其实这完全之两回事，社会记忆存在于两种形式，其一是以信息形式、通过展陈、展品承载的客观社会记忆，其二是由具体的个人群体、承载的主观社会记忆，客观社会记忆通过心理学记忆过程进入个体记忆，进而在社会力的作用下，上升主观社会记忆。

社会记忆，个人的记忆受到社会、群体、国家的制约。具体到博物馆而言，就是哪些记忆被选择博物馆选择呈现？哪些被遗忘或者忽视？博物馆所呈现的城市记忆能否

影响参观者，进入它们的个体记忆，进而推进城市认同和城市道德共同体的归属感。

表 1：两类社会记忆表

社会记忆的两种类型		
类型	客观记忆	主观记忆（社会性）
媒介	遗址、遗物、信息	语言、大脑记忆过程
承载体	博物馆、历史建筑物、纪念碑等	人（个体——群体）
二者转化过程	二者互相影响，客观城市记忆通过信息传播、心理记忆过程共情方式进入个体记忆，个体在于其他个体互动、公开纪念、舆论、宣传上升为社会记忆；不同社会群体展开公共讨论、城市研究者的批判和反思改变着客观城市记忆的传播内容。	

当然，客观而言，社会记忆对于中国而言还是一个新兴议题，西方博物馆则已经成为一个文化、认同、身份的战场，中国与国外的国情确实有差异，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国内研究完全不顾全球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缺乏学术推进意识，而仅仅多局限于科普评论与经验层面，这也与我国博物馆学整体还处于经验而非中层理论阶段有关。西方研究也并非没有瑕疵，正是由于今天西方博物馆多是一个文化战场，研究多涉及文化政治议题，具有反思与社会批判精神，但是反过来则受制于政治正确、多元文化环境的局限，使得研究更加偏重记忆、文化与政治身份认同，而非博物馆，博物馆本身则只是一个研究场域或实证数据的采集点。但是博物馆与记忆这一议题确实需要对于社会记忆的相关研究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综上，传统与现代交汇的具体表现就是博物馆对于文化和社会记忆的影响，国内关于博物馆与社会记忆的相关研究还需要结合案例深入讨论主观城市记忆与客观城市记忆的关系与互动问题，特别要结合社会记忆理论，研究博物馆怎样塑造和建构了社会记忆，其中讲解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手段与媒介，所以本文以博物馆讲解为切入点来讨论这一问题。但是首先需要对社会记忆的时空限制有一定认识。

三、博物馆承载社会记忆的时空限制

看到这个标题，可能你会想到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理论上而言，只要有相应的展

品、遗址就可以展现记忆，毕竟它们承载是记忆的承载品。这一点面对社会记忆是说不通的，这些遗物仅仅是信息的承载者，而且社会记忆会有时空限制。

记得去年有个比较火的抖音视屏，内容大致如下：在西安大雁塔前面遇到一个老陕，被问到后面的建筑物（大雁塔）是什么的时候，就一口陕西话讲：“就个烂怂大雁塔，有啥好看的！”但是当他发现这是在录视屏的时候，迅速改成普通话，一本正经的介绍大雁塔的历史。他自己的城市认同感面对镜头时被激活了，他体会到了自己作为城市介绍者代言人的位置；同时我们也会发现社会记忆的空间限制、它受制于城市、群体、家庭，它并非一个整体宏大的记忆库，而是在每个社会个体有不同的保存，不同的情境激发的社会记忆内容也会有差异。如开封博物馆新馆关于开封城市不同阶段的展览、清明上河图的多媒体展陈，对于非开封市民来说，则是走马观花的了解一下；而对于开封市民而言，则是承载着开封的过去的辉煌、水患的苦难、城市的荣耀，老开封人带着子女、友人观看展陈会把自己的个体、家族记忆融入于与参观之中，可以想象，他们边看展陈，边提到自己家族在开封的生活史，讲着自己的平凡人的口述史……

时间上而言，社会记忆是一种现代性时间下的共时记忆，社会记忆的重要一类就是口述史，是要由亲历的人讲述的，他们所讲的故事与我们所涉及的时代有交集，有影响。对于一般的中国人而言，抗战、建国以来的辉煌与苦难事件，这就是我们社会记忆的时间限制，或者说，这一段时间的社会记忆更容易纳入社会记忆的范围，准确而言，就是中国近现代变革这段历史，中国人的民族自我意识自那时起流传在今天的每个中国人个体记忆之中，而且这个时间段的事件与我们今天的环境和社会生活联系更紧密。具体到博物馆而言，虽然有不少抗战纪念馆、建国以来重大成就展，比如去年各地都搞了结合本地特色与地方发展的改革开放 30 年成就展，该展确实是属于当代社会记忆的时间范围，但是你如果参过这些展览你会发现没有和你的个人记忆、家族记忆有交集，这一方面是由于展陈手段过度依赖展板，而无法达到感同身受的原因，个人记忆的升华和印刻是需要情境的，另一方面则是这种展览过于宏大，参观者没有讨论的空间。

综上，博物馆的展陈要转变为社会记忆一方面要遵循社会记忆的时空、感情、情境限制，此外还要注意其中展陈的手段能否引起观众的讨论、共感，除此之外，在讲解过程中与观众的互动也是形成社会记忆的重要手段，在讲解中讲故事则是一个具体手段。

四、在讲述故事中追寻记忆

讲故事是人类接受信息形成记忆的关键手段，虽然原始，但是非常有效，人类的文明形成起了关键的原因，在故事中有历史、有能够引起共鸣的细节，人们也可以通过

故事的重新讲述强化形成个体记忆，故事的进一步传报也自然就成了社会记忆。而在博物馆中，好的讲解、好的展陈就是要讲好的故事。作为在博物馆工作的笔者，自然也是个非专业高级讲解员，非专业是因为我的讲解肯定与专业讲解员在表述上和感觉上有一定距离，但是对于文物知识和文物背后的细节我绝对是远超一般讲解的。大家不要以为讲解就是个游客讲好的单向信息输出输入过程，讲解是一个互动过程，讲解员虽然占主导地位，但是也需要观众的配合，吸引游客的关注点。讲故事也只是讲解的一个策略手段之一，博物馆的讲解主要以展品为中心的介绍性、说明性讲解，期间融入一些故事更好，如我馆的香囊讲解通常会与杨贵妃的故事相联系；在遇到带小朋友来参观的游客时我就会运用知识竞猜的形式。如果需要讲解在社会记忆范围内的历史性的议题，故事性的讲解手段则更为重要。以下以自己经历的民国——现代法门寺宝塔历史为案例来呈现互动故事性讲解的技巧。

这段历史有三个讲解要点：民国朱子桥将军法门寺塔下赈济灾民并修缮塔身，保护地宫；文革期间良卿法师舍身护塔，保护地宫；法门寺塔倒塌地宫被发现；通过展板和相关历史照片有简单的呈现。期间讲解的一个核心串联问题就是：为何地宫在法门寺塔倒塌后才被发现？

如果游客是一位本地人，对相关历史略知一二，我会让游客尽情发挥，比如他们看到法门寺塔倒塌的照片不禁会告诉其他随行朋友当年的景象。

然后我就会借朱子桥展板进入主题，除了介绍展板上朱子桥赈济灾民并修缮塔身内容外，我会讲朱子桥从一个屠夫将军转变为以个护佛将军，朱子桥在东北时治军严明，剿匪有力，被称为“朱屠夫”。他五十岁前不信佛，甚至拆毁寺庙。后来遇到因缘，转向信佛。他做广东省长时，一天，偶然作扶乩之戏，忽然他的先人降坛了，那是奇怪不过的。据朱氏说，他的先人说他在奉天时杀戮太重，造孽多端，倘不改变其作风，殊非其福。朱子桥从此开始吃斋，礼佛，以赎前愆。朱子桥脱离政界，信仰佛教，专门从事赈灾事业还有另一个刺激因素。1925年郭松龄举兵反奉，在滦州杀了自己的同僚，老同盟会员陆军上将姜登选，以泄私愤。姜登选是朱子桥的心腹部下，他对此事久久不能释怀。于是归隐锦州私邸，为一介平民。好友程德全、周善培、叶恭绰，以及好友倓虚法师和李叔同等均劝慰朱子桥，从而信奉佛教，并皈依净宗高僧印光大师。这样讲故事也非常契合、激发一般游客对于崇佛、以身护佛人物的认识，朱子桥的个人转变拉近了与我们一般人的距离，他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护佛圣人。展板上也展示了他加固法门寺塔的照片，我就会讲由于是外部加固，而非地基加固，才导致了后面的倒塌；展板上说他在

修缮塔身时发现了地宫，为保护地宫，不被日本侵略者掠夺，所以相关人员严守地宫秘密，这也只是个传说，真实的情况是由于唐代是塔与地宫是一体的，从来没有地宫的直接记录，仅仅记录为开塔供养，所以朱子桥仅仅外部加固塔身时不会发现地宫的。结合地宫地基遗址，我会告诉游客唐、明法门寺塔的地基差异，进而说明明代砖塔的建设是直接唐代地基上修建的，没有重新做地基，所以明代人没有发现地宫。

与此类似，文革期间良卿法师舍身护塔，展板上介绍是由于红卫兵毁坏寺院良卿义愤自焚，这个故事有个传说版本，在《法门往事》话剧上有体现，说是红卫兵冲击寺院，以搜寻国民党电台为借口在寺院乱挖，良卿为保护地宫，而在大坑中自焚；我会告诉游客这个故事也只是传说，我从一个老同事的口中了解到，是由于红卫兵在良卿家中搜出了女人的头巾，而认为他和女性有染，但是那个年代由于生活水平较差，所以女性头巾其实是良卿包食物之用。这种讲述其实即没有降低良卿自焚的神圣性，而添加了真实性，不论怎样良卿自焚的行为都是为大的殉教、护法行为。

综上，在朱子桥与良卿的讲解中，我不仅采取了故事性的讲解，还采取了多版本的故事叙述。一般游客会对法门寺的神圣性、地宫的神圣性有一个期待，朱子桥和良卿的传说版本是满足了游客的心理期许，但是过于高大上，安逸形成游客对于两个人物的个体记忆和感受，我自己采用多个版本的陈述，一方面将这两个人更为真实的还原、也补充了许多人物资料背景，更能够吸引游客，将伟大人物的形象塑造的更加亲民；其中也围绕法门寺地宫发现史，普及了唐代地宫知识，听众也加深了记忆，个体记忆得到有利的塑造，他们也可以把故事讲给其他人，进而形成社会记忆，可以讲述的生动故事。

五、结论与讨论

空谈“传统的未来——博物馆作为文化互动的平台”是无益的，博物馆人也不可自认为以搞科技展陈手段展示文物中的传统的、与跨文化的信息就是完成了这一工作，展陈的信息需要升华为社会记忆，需要借助讲解和讲故事来塑造个人的记忆，要在参观者的大脑中留下这一文化交融平台的痕迹。所以博物馆人需要了解博物馆承载社会记忆的时空限制，它具有一定的现代性，过于遥远的文化与传统的展陈虽然可能是丰富多彩的，但是难以影响个体记忆；在讲解中讲故事则是一个塑造个人的记忆的重要手段，讲解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通过多版本故事、和带入观众感同身受的讲解、才会更好的参观中脑中留下个体记忆、博物馆信息在脑中互动的痕迹。

（原载于《中国博物馆协会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论文集（2018-2019）》）

参考文献:

- 1 杨红梅:《广义博物馆观念下的博物馆与城市记忆》,载《城市记忆的变奏——中国博物馆协会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论文集(2013-2014)》,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
- [2] 姜晔、路懿菡:《博物馆在城市记忆保护中的地位 and 作用——以大连东关街为例》,载《遗产与保护研究》,2018年第6期。
- [3] 侯爱芹:《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交融下城市文化建设之博物馆的作用》,载《城市记忆的变奏——中国博物馆协会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论文集(2013-2014)》,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
- [4] 宗轩:《记忆城市——新唐山博物馆记评》,载《时代建筑》,2011年第6期。
- [5] 袁俊:《浅析信息技术在保留城市记忆中的作用》,载《城市记忆的变奏——中国博物馆协会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论文集(2013-2014)》,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
- [6] 张牡婷:《博物馆纪念品——把城市记忆带回家》,载《城市记忆的变奏——中国博物馆协会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论文集(2013-2014)》,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
- [7] 文彤、刘璐:《博物馆文化展演与城市记忆活化传承——基于旅游留言档案的文本分析》,载《热带地理》,2019年第2期。
- [8] A.Crane.Memory, distortion, and history in the museum[M].2004 - books.google.com.
- [9] Brieber, David , Nadal, Marcos , Leder, Helmut. In the white cube: Museum context enhances the valuation and memory of art [J]. Acta Psychologica,2015,(4)36-42.
- [10] Rachel Hughes,Nationalism and memory at the Tuol Sleng Museum of Genocide Crimes, Phnom Penh, Cambodia\\The Politics of Memory [M]. Edited By Katharine Hodgkin, Susannah Radstone,
- [11] Susan Opatow.Historicizing Injustice: The Museum of Memory and Human Rights, Santiago, Chile [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004,(2)32-45.
- [12] Patrizia Violi .Trauma Site Museums and Politics of Memory: Tuol Sleng, Villa Grimaldi and the Bologna Ustica Museum[J].Theory, Culture & Society,2012,(1)36-75.
- [13] Greg Dickinson,Brian L. Ott,Eric Aoki.MuseumsSpaces of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The Reverent Eye/I at the Plains Indian Museum [J].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2006,(6)27-47.
- [14] Greg Dickinson,Brian L. Ott ,Aoki Eric.Memory and myth at the Buffalo Bill Museum [J].

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6,(8):85-108.

[15] Edited By Selma Leydesdorff.Memory, Subjectivity and Recognition[M]. eBook Published 12 July 2017.Pub. location New York.

[16] Edward T. Linenthal.The Boundaries of Memory: Th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J]. American Quarterly,1994(3)406-433.

[17] Silke Arnold-de Simine, Jens Andermann .Introduction: Memory, Community and the New Museum[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2012,(1)1-7.

[18] Susan A.Crane.History&Theory Memory, Distortion, and History in the Museum[J]. History & Theory,1997,(4)44-63.

[19] Ann Reed.Sank Ɔ fa Site: Cape Coast Castle and Its Museum as Markers of Memory[J].Museum Anthropology,2008,(3)13-19.

[20] Silke Arnold-de Simine .Memory Museum and Museum Text: Intermediality in Daniel Libeskind's Jewish Museum and W.G. Sebald's Austerlitz[J].Theory Culture & Society,2012,(1)14-35.